

Fundamental Buddhist View (4 Seals), Kie...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HAviWfU0R-8>

讲师：

今天，我们将谈谈佛教基础知识——观点与见地。

与许多哲学思想不同，所谓"佛教哲学"——虽然我们并不愿意使用这个词。在传统佛教中，例如在印度，我们不使用"佛教哲学"这一术语。事实上，其中一位伟大的佛教论师龙树曾说："佛教已终结了一切虚无的哲学。"

佛教，尤其是大乘佛教——当我们谈论"哲学"时，我们是在讨论某种论题。但在大乘佛教中，这些并不是那么重要。当然，你马上会想到：那么因果报应呢？佛教徒相信善有善报吗？行善会带来好的果报，行恶会导致痛苦的体验？是的，确实存在这种观点，但那只是就相对层面而言。

还有另一位非常著名的佛教论师——月称。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我来引用一下："愚人做了坏事，下入地狱；愚人做了好事，升入天堂；智者超越善恶，获得解脱。"这便是大乘佛教基本见地的概要。

时间、空间、善、不善，这一切都存在，但仅就相对而言，它们仅通过依附性起源而存在。善与恶，只作为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存在。

好，那么你得问问自己：佛教徒究竟想做什么？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：佛教的目标是解脱。现在，让我通过一个绝妙的比喻来介绍这一点，这个比喻是由隆钦巴这位伟大的佛教老师所阐发的。

他说：假如有人正在做噩梦，睡觉时极为痛苦。比如梦中被毒蛇咬了。那条毒蛇，在你做梦之前从未存在过；当你做着"被毒蛇咬"的噩梦时，那条毒蛇实际上依然不存在。然后，假设有人注意到你在做噩梦，便朝你泼了一桶冷水。那条蛇并没有逃走，因为从来就没有蛇。你无法摆脱一个原本就不存在的东西。你始终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柔软的床上，离你不过一寸之距。但由于某些原因和条件，你却受苦了——即使那根本不是真的，即使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，那里从来就没有蛇。这就是我们自欺欺人、自我折磨的方式。

事实上，那根本就没有蛇这种东西。没有哪一个国度是没有蛇的——这就是众生恐慌的原因。因为蛇"存在"，我们便终于"摆脱了它"，如释重负。而在蛇面前如此做，同样是错误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讨论依附性起源。

什么是依附性起源？当因缘条件聚合时，便会生起一种显著的体验。当阳光稍稍普照、细雨绵绵，且保持足够的距离，这一切俱足之后，便会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。而当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消失的那一刻——比如太阳不再照耀——彩虹便消失了。

彩虹的比喻或许容易理解，但当涉及到我们自己的身体、心灵、情感、身份认同与价值观时，就困难

得多了。然而，对于受过训练的大乘佛教徒、受过训练的大乘心智而言，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，即使在此刻，也与那道美丽的彩虹毫无二致。

我想很多人听说过"sūnyatā"这个词，通常翻译为"空性"。这是非常基础的佛教见地——空性。空性绝不应被理解为否定。以债务、噩梦、彩虹为例，我们并不否认彩虹的存在，我们并不否认"梦到蛇"这一噩梦的存在。若否认某事，那显然是虚无主义。所以，空性作为大乘佛教的基本见地，至关重要。

两千五百年前，在一座非常美丽的山顶上——名为灵鹫山，位于王舍城——发生了一场极为重要的讨论。佛陀本人在场，以及他许多非常重要的追随者。其中最重要、最敏锐的两位追随者之间进行了一番对话，那场对话后来被记录下来，以经文的形式完整保存至今，称为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。这部经文非常庞大，存在十二卷、八卷、两卷、一卷等不同版本，也以浓缩的形式存在，其中一个版本只有三页。你们当中或许有人读过，它如今被称为《心经》。

如果你读过《心经》，你会发现其中有一段显而易见的否定。在那场对话中，其中一位追随者观世音菩萨说："无鼻、无眼、无耳"——诸如此类。观世音菩萨与舍利弗，这两位追随者——他们并非故意故弄玄虚，并非要用隐晦的符号语言说话。他们也没有尝试变得富有诗意，而是直奔主题，直接对话。

顺便说一句，你也应该知道——让我告诉你——这种空性的理念并不是你读了便会喜欢、仅仅停留在智识层面而对实践毫无用处的东西。不，不是那样。这是你可以培养习惯的东西，是你可以去了解、去接受的东西。然后慢慢地，随着人们对空性有所认识，我们便可以放松对某些概念的执取——那些我们以为确实存在的概念。

本次讨论从以下内容开始："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"请多加留意，"空性"一词不应被理解为否定。

为了理解这一点，或许以下的思路对我们有所帮助。让我们借助唯识宗所创立的一种巧妙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：这杯水，对你我而言是一杯水，因为你我拥有相似的条件、类似的教育背景以及类似的构成元素。但你我并不具备那种在水中生活、日日夜夜、年复一年浸润于水中的特质。如果你我都是小鱼，那突然间，它便不再是水了，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——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，你在其中安睡，拥有你整个的宇宙。那么，现实究竟是什么？水是现实，还是"家"才是真的？

这正是佛教徒所指向的哲学——空性的表演。没有任何一种固有的真实性，它们只是不同思维方式所编造出来的。我们无法用普通的人类工具——例如共识、民主——来裁定，因为鱼比人多。如果我们让鱼来投票，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认为"那是水"的现实。

这种逻辑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。比如，我面前的这张桌子。这张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，是因为它有四条腿、一块木板，东西被放在上面，于是它被当作桌子使用。如果我们把它拆解，把这些部件烧掉，它们变成木材、变成火。如此这般，这种现象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固有自性。

但即便如此，在智识层面上也很难理解，而在实践层面则更加困难。因为现象具有两个方面：它们看起来是什么样的，以及它们实际是什么样的。几乎总是这样——你会以为外表与实际完全一致。如果你这样认为，那是非常错误的，因为这总是会导致失望。即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常说“眼见为虚”，外表会骗人。

是的，如果你认为事物看起来的样子就是事物真实的样子，那便是一种基本的欺骗。事物的显现形式因人而异，差别极大。我觉得美丽的人，你可能觉得不那么好看。我们面前的这些花，若放在山羊面前，对它来说不过是可以吃的食物。食物与花，哪个才是真的？从相对意义上讲，两者各自都是成立的。但我们最终无法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山羊，说因为我们是人类、聪明得多，所以我们的想法才是真的，“这其实不是食物”——我们不能这么说。

从本质上讲，我想阐明的，正是其中一个印（法印）：不存在任何现象拥有真正固有的自性。这正是我想要确立的。我说没有任何现象拥有固有的自性，我们并没有排除任何事物——一切都包含在内，包括佛陀，包括觉悟。

你看，关键就在这里，这很容易让人困惑。因为作为佛教徒，我们希望佛陀是真实存在的，我们希望佛法是真实存在的。究竟而言——不。相对而言——是的，它存在。实际上就是这样。

当我们皈依佛、法、僧时，我们究竟在做什么？不仅如此，他们难道不都信奉佛教吗？在寺庙里有许多仪式，供奉鲜花、水、食物等等，有许多供养的仪式。我鼓励你去做，你也可以这样做。

比如，当你阅读一些大乘佛教的著作时，所有的概念都被彻底击碎了。但与此同时，比如论师月称，他是最伟大的解构者之一，将一切都撕得粉碎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也是那个去挤一头彩绘牛的人——然后你会说：“哦，是这样吗？他是在变魔术吗？”实际上，并非如此。

好的，这里有一段向佛陀祈祷的文字。当你诵读时，我们向佛陀致敬，说：“我们尊敬您，因为您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能将整个宇宙容纳于一粒微尘之上。”当你读到这段话时，你可以像读童话故事一样去读它，也可以以盲目信仰的方式去读，心想：“当然，只有佛陀才能做到，因为他非常特别。”

但如果你以更为细腻精深的方式来阅读，并试着更深入地理解它，这段祈祷文其实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教导——因为它说的是，不存在决定“最小”与“最大”的固有标准。原子，作为某种极其微小的东西；宇宙，作为某种极其宏大的东西——大与小，完全是主观的。

像你我这样的人，因为四加四等于八，因为我们昨天谈论过这些，我们便被困在某些固定的框架之内。这种框架有很多种：原子非常小，宇宙无比浩瀚，左右、高低，我们被各种各样的限定性特征所困住。而不被这些特征所束缚的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佛陀。

所以当我们说“我们向佛陀致敬，他能将整个宇宙容纳于一粒微尘之上”，不应将其理解为他必须先建造一个巨大的宇宙，再将它塞进一个微小的原子里，而是说他纯粹地领悟了真理。正如我昨天所指出

的，理解真相，是佛教中最重要的事情。

所以，如果你读过关于佛陀的文章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那些文章提到了神奇的力量，例如飞行之类的。但我们很少谈论这件事。即使在庆祝佛陀诞辰时，神奇的力量也不是原因，不是我们向他祈祷的理由。对佛陀最高的赞誉，是他能够理解真相。经历了无数无数的生命、岁月与年月之后，他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所领悟到的，本质上就是对真理的认识。

我再来强调一下。当一个孩子在看电视剧时，看到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在跳舞，他会非常害怕。但如果他走到幕后，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普通人，戴着面具而已。当他回到座位上，即便恐惧没有完全消散，恐惧感也自然会减少——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真相，亲眼见识了那副外表背后真实的本质。这个现象的真正本质，已经向他显现了。

因此，所有佛教的方法——各种戒律与修行——它们都具有同一个功能：发现真理的核心。

有人告诉我，密宗修行在乌克兰非常兴盛，所以我稍后会简单谈谈这方面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谈谈皈依的问题。

当我们说"我皈依佛、法、僧"，我们基本上并不是在寻找三个实际存在于外部、全能的守护者。"我皈依佛"——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归根结底，你真正想表达的是：我承认我的愤怒、我的欲望、我的嫉妒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，并非我的真实本性。事实上，我的真实本性是完美无瑕的佛性。接受这一点。这很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。

就像洗这只玻璃杯时，你内心充满信心，相信那些污垢可以被水冲走，这只杯子本身实际上是完美无瑕的。你内心深处有这种信念。你不需要去找另一只干净的杯子来替换它——一只脏兮兮、有污渍的杯子，是可以洗干净、恢复完美的。

同样地，如果你认为自己从根本上就是不干净的、肯定有什么问题的，那么你还没有真正皈依。醒醒吧。

还有，当你说皈依佛法，也并不是说佛法是某种体系、某种我们所臣服的生活方式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佛法，不只是为特定人群在特定情况下所写的生存工具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正如我昨天所说，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不会真正蓬勃发展。如果佛教真的大规模兴盛、数以百万计的新信众不断涌来，那反而更可能说明出了什么问题。相信我，我是个佛教圣战分子。是的，一名圣战分子。很多时候，我的信众——佛教徒——那些负面的特征，都会汇报给我。然后我就想，为什么不干脆简化一下呢？

如果我说："好吧，所有佛教徒每周至少必须祈祷一次；佛教徒不允许吃鸡；每个佛教徒一生中至少要去菩提伽耶朝圣一次；所有佛教女性，她们每人可以有十个丈夫"——我告诉你，粉丝数量会一夜之间激增。无论人们怎么想，他们都热爱自由，本质上并不喜欢被这样对待。他们喜欢统治，他们喜欢某

种规则。但佛教，纯粹的佛教、佛法，并非如此。我们无法设立这样的规则。

这就是为什么你去泰国，那里的佛教徒也吃肉；而你去日本，那里的佛教徒不吃肉——两种都被认为是有效的修行之道，一个的价值并不低于另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跟日本佛教徒交谈，他们会说自己比泰国佛教徒更高一等。藏族人最大的沙文主义者，他们说："我们是最棒的，我们修习密宗，我们甚至会打嗝，打十到二十个嗝就能到达极乐净土，我们根本不需要打坐。一周之内，我们有办法帮你达到觉悟。这辈子肯定有机会。"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那些"广告"有时是必要的，必须那样说话。因为像我们这样受蒙蔽的人，也需要某种……或许有些夸大其词——对，这个词用得不太对——我们需要这种鼓励。

所以当我说"我皈依佛法"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接受真相。我接受构成一切事物的，都是无常的。这就是当你说"我皈依佛法"时所发生的事情——而不是加入某个俱乐部或某个体系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接受真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个真相，就是佛陀所教导的。所以本质上，一切都是接受真相。

例如，在密宗中，有灌顶仪式（abhishekam）。这些仪式的接受，都是基于对真理的理念。当你在经历灌顶仪式时，这并不是某种更高的精神力量在你心中萌芽，而仅仅是一种仪式——通过这种仪式，你真实的本性被揭示、被介绍并得到确认。

所以，以这种方式来说——换句话说——缘起，这是佛法最根本的见地。

由于这是相当棘手的话题，我需要确认我们是否在沟通，所以请你们将问题只限于缘起这个主题。

当我们说一切没有自性存在、一切本质皆空——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培养爱与善良？因为爱、善良和慈悲也是空的，它们也没有自性存在，那受苦的众生又怎么说呢？
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们培养爱与慈悲的原因，恰恰是因为一切皆空。你说得对，爱、慈悲、苦难，它们也不存在——这就是所谓的不二性。

慈悲是这样的：当你看着一个人在经历噩梦，你就是那个走过去泼一桶水叫醒他的人，你会对那个人生起难以置信的怜悯心。因为无论如何，这事确实发生在发生，而且它确实影响着那个人。如果你曾经在疯人院中工作过，你肯定对此很熟悉——对那些尊贵的众生而言，整个世界就是一栋住满了疯子的房子。当你去泼那桶水时，你不会傲慢地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因为从究竟意义上说，你什么都没做。但就修行的层面而言，当那个人醒来，他仍然需要感谢你。

现在我要提一首特别的佛教祈祷文，由伟大的佛教上师唐东嘉波所写。他为人民建造了桥梁——他很可能是西藏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。他在这首祈祷文的末尾这样说："以这些显现的功德，愿所有有情众生经历菩萨道的显现阶段，并最终达到显现的证悟。"

如果你还记得，我引用过月称的那段话："愚者做了恶事，堕入地狱；愚者做了善事，升入天堂；智者超脱善恶，获得解脱。"这是一样的道理。

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如果一切皆空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慈悲？答案是，在我们真正理解一切皆空之前，在你从睡梦中彻底醒来之前，你仍然是噩梦的受害者。所以即便那桶水没有真实独立存在的动力，它仍然在帮忙。

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
——如果一切都是幻象、都是空的，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像沃尔夫·梅辛（Wolf Messing）这样的人——他们能够预见尚未发生的未来？

好，时间——因为你谈到未来，你指的就是时间。我现在不得不说：爱因斯坦被认为发现了时间是一种相对真理，这其实是不公平的，那是佛陀做到的事。经过研究，这一点在经文中显而易见。

未来——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究竟真相——未来并不存在，未来只是你的想象。你可以预测这颗鸡蛋什么时候煮熟，通过某些经验。如果你厨艺好，通常都能说对，而你大多数时候所观察到的预测结果，其实是作为当下的一种现象而显现的。

你知道吗，西藏有很多先知，几乎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先知，而且其中许多还相当准确，能够预测未来。但这并不能证明未来与现在是真实存在的。恰恰相反，这实际上证明了它们并不独立存在。

现在对话变得更加重要了。我们来试试这个：当你说"某某东西确实存在"，这里有两个词：它"确实"存在。忘掉你是一名佛教徒——作为一个完整的人，请你，乌克兰人，给我定义一下"真实"这个词。在乌克兰语里怎么说"真的"？……这意味着什么？在乌克兰语中，这两个词是否源于同一个词根？它们的定义是什么？

某事物确实存在，是因为它能被思考吗？那堵墙——它不存在，因为它无法思考吗？

——这是正确的。

——不存在吗？那这世上只有你和我，因为我们能够思考？或许你也并不存在……？但你怎么知道自己能够思考？你如何证明你在思考？

（他说他只是在自己点赞，在自我表扬。）

这个练习的好处是：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这些哲学问题时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工具。这就是我做这个练习的原因——我认为在不同的文化中，"真实"、"虚假"等所有这些词语，都有着不同的含义。我感觉我们都不太想费力去定义这些概念，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吧。

龙树对如何定义真理，提出了两个标准——你可以决定是否同意他的观点。他说，定义某事物为"真实"，需要满足两个条件：第一，真实的事物不能是被捏造出来的；第二，它必须是独立的。因为有些事物，无法哪怕保持其性质片刻，因为它始终依赖于其他事物——它之所以变化，是因为其他某些东西在变化。

好吧……还有一些并非人为发明的东西。

现在我们回到缘起的话题。当我们看着一杯水，"水"这个概念是被发明出来的……

对人类来说，"水"这个概念是依赖性的——我已经向你证明了这一点。还记得我说了什么吗？换个角度，比如一条鱼，它对水的理解就跟我们完全不同，它有另一套"发明"。那么，真正独立自存的水存在吗？不存在。

这个逻辑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珍视的一切：我们的所有想法、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、我们的身份认同。举个例子——"你是个男人"，这标示了你的性别；你的国籍，标示了你的公民身份。那你究竟是谁？你也许是父亲眼中的儿子，但同时也是姐姐的哥哥；对某个人来说，你是他避之不及的恶棍；对另一个人来说，你却是他最深爱的人。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？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"你"——"你"只是以种种关系和标签的片段形式存在，是依附于现象的名称而已。

好，这对修道有什么实际帮助？帮助非常大。因为我们通常最执着的，就是一个固定的自我——"我是个男子汉。"或者，我是……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某个名字。（问听众）你给自己取了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？"我叫马克西姆。"马克西姆——就这两个字，深深刻进了你心里。

如果有人在错误的时机、错误的地方踩了你一脚，那简直是人间地狱。但如果有人在恰当的时机、恰当的地方踩了你一脚，你甚至可能体验到性高潮。你看，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和关系，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。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式。当然，某些反应模式可能比其他的更为普遍，这是有的。

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由此引出下一个话题，总结来说：这一切都不具有固有的本质，因为没有什么是真正独立自存的，而我们却执着地以为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已经接近了"渗入"这个主题。现在先休息一下，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更多关于渗入的内容——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。